

老街的光点

石泽丰

黄昏,游人退去,暮色笼罩上来。不知是谁把老街两边相望的木板门虚掩和锁上了,老街空荡了许多。我独自行走在老街上,脚下的青石板冷清而倔强,在这深秋,树叶落尽,我的心也跟着空荡起来。

这是位于江南的一条老街。我是第二次来。最初的一次成行,缘于朋友极力推荐和详细介绍。他说老街自唐初逐渐形成,有千年沧桑之味。后来,我在史料中也读到了一点它的前世今生,街上所建的古民居鳞次栉比,属明清建筑,共1067幢5300间,多为“前店后坊,闺阁深藏”的古建布局,能看到青砖小瓦马头墙、朱角飞檐鱼悬梁。我想,这该是徽派建筑特有的韵致吧。

带着对旧时事物的追念,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迈向了那条老街。

十几年前,老街破败,处处充满时间的旧味,浓烈,直入心肺,散发着某种不可覆灭的光点,让人热切地想拥抱“过去”。我站在街头,久久地望着一些辨不清年代的老房子是如何安详地挨挤在那里,它们极力挽留逝去的时间,毫不留情地湿润着我们眼眶中干涸的泪腺,使我走得如此缓慢,甚至不时地稍停下来。那时与我打照面的是一位渔民老妪,她住在一栋名叫高家大屋的二楼,楼梯和楼板都是木制的,有些年头了。楼梯的踏板和扶手残损得接近历史的真相。老人说,她的祖辈们以捕鱼为生,世代都居住在这里。她从来没有离开过这条老街,即使丈夫去世了,孩子们外出打工了,她依旧一个人住在这里。我确信,在这里,在旧事物的身上,老人肯定找到了值得她留恋的光点。她对我坚定地说,她不愿意搬出去。

在老人的住所,我看到了老式的青砖小瓦、木柱横梁。梁上雕着山川墟陌、鱼虫花草、飞禽走兽。还有一些人物图,诸如秦琼、尉迟

恭、八仙、仕女等。这些从以往时光里走来的事物,有的甚至比老人的年龄还要长,老人也无数次用目光擦拭着它们,记着它们的年轮。离开的时候,老人跟我说,她希望自己寿终正寝之时,孩子们能将她的骨灰就安放在这里,让骨灰守着老宅子,哪怕有一天老宅倒了,打翻了骨灰,她在九泉之下也无怨无悔。

时隔十年,当我再次走进这条老街时,老妪已经不知去向,整条老街被修旧如旧,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仿古漆漆得如旧的建筑,青石板已然没了岁月的风雨之痕。有些商贩在新修葺的商铺门前叫卖和兜售着当地的特产,导游从一旁经过,不厌其烦地讲解着过去的历史,一种稚嫩的商业和旅游浪潮充斥着这里。

见到这样的景象,我有一种隐隐不安的心绪。感觉人们在执意挽留过去时光中,太过外化于形,一些所谓抢修、保护的改造,多伴有征服自然的意味,没有顺从自然,没有考虑到那些古物之上修即失的光点。在后来诸多的遗址上,我见过有的甚至将一些古建筑推倒重建,试图让这些新建之物成为我们追忆逝水年华和目击道存的载体。然而,设计与建造者没有想到的是,即使他们提档至再高的速度去追念过往,修复或重建得再逼真,也不能点亮那些旧时事物留存在当时人们心灵深处的光点。从怀古的角度,我固执地认为,一座废墟的价值比一个修旧如旧的建筑更为重要。

想起有一次,我在大山里见到一座建成于古代的石拱桥的情景。它周身残损、破败,长满杂草。桥的两头设置有禁止通行的栅栏。可见,桥已容不下一个人从上面经过了,老得像一位不能自理的长者,随时都会坍塌。即便如此,当地的民众和有关部门甘愿任其静静地卧在一条山沟之上,不加修建,让它自然地展露在大众的目光之下。在那里,我真切地读到了藏在古建筑物里的一种凝重,它依在大山的怀里,把一种叫时间、文化、社会、精神等的诸多概念与事物集合于一身。由于时间经年累月地填塞,山沟里的水流早已不见了。虽即如此,但我仍然感觉到它存在的意义非凡。

在物件不断翻新的年代,这样的一座古桥担起了一束穿透躁动且慌乱、焦灼且漫长的岁月之光,用静默影响着后人。



暮归 李登求 摄

码头

吴从惠

老家称作码头的,并不是靠泊船只的地方,而是村民挑水洗衣的场。

家乡文明位于南岭山区的北侧,是南岭山中众多大小盆地之一,文水从中穿过。河两边,密布村庄。小河不可行舟,但在经过村庄的地方,先祖们早已筑起了各种各样的陂坝。有石坝,也有木桩加木板树枝构成的坝,到后来更有了水泥坝。坝的作用是拦水蓄水,提升水位后开渠引水灌溉两边的水田。水坝边,也往往是村庄的码头,千村共饮一江水。

我们司背街的码头位于文水流经街道转弯的地方。岸边,有棵巨大的乌桕树。不知是野生的还是先祖们有意栽种的,有好几百岁了。苍老而粗壮的虬枝,贴着水面,伸出老远,有疏影横斜水清浅的意境。乌桕树的叶子经霜后红艳艳,照在水面,像个青春不老的资深美女。坝是木头坝,用粗大的松木做桩,水浸千年松,不会朽。坝上靠码头一侧,有渠道,后有个碾米厂,另一部分水灌溉城下村百多亩水田。

木坝下游约五十米,还有一个坝。那是个水泥坝,建于五十年代,是文明地区最早的水泥坝。这个坝只是拦蓄水,并没建码头。水引向河西岸的司背湾,下面也有个加工厂。这个坝上面,架有连接镇子东西向的廊桥。

是先有坝还有先有码头?抑或同时产生?砌码头不是小事,得先选好地址,全村的壮劳力全部到场,挖基础的,挑土的,抬石头的,和灰沙的,浆砌的,各司其职。钢钎、铁锤、锄头、洋锹、镰刮、畚箕一起亮相。码头每级用四块长条大麻石和花岗石砌就,有四级,可在不同的水位汲水。

司背街的码头建于何年?无文献记载,老人也没一个说得清。那应该是非常古老的故事,等我们出生时,码头早已存在。码头上的条石,早已被先辈们的脚步磨得溜光。

早晨,是码头最忙碌的时节。伴随鸡鸣的,是各家吱呀的开门声。家家户户醒来第一件事,就是挑水。先是空桶咣当咣当走到河边码头上,打满水,一路滴沥到家。倒满水缸,再存一桶。天大亮后,整个石板路都如泼了水一般。码头是一个窗口,透视着每个家庭隐秘的故事。男人来挑水的,家里必定有一个贤惠而幸福的女人,也许正续一把火在灶膛,锅里正升腾起袅袅的稀饭红薯香气。而长年累月挑水的女人,不是男人不在家,就是男人身体不好,或是个懒汉,隐藏无以言说的辛酸凄清。男男女女在这里相遇,便有了家长里短,嘘寒问暖,也拉近了感情。也有小孩来

挑水的,挑的是小水桶。还有五保老人提着小桶来提水的,我就多次主动给欧奶奶挑水,因为我常去她家借米,奶奶一个劲夸我懂事。

码头边的水渠边,还有罗奶奶家种的几棵柳树。树枝长大了,奶奶叫我上树帮她砍枝,我是很乐意干的。

码头默默见证这一切。

到黄昏,家家的主妇们提着桶,把一家大小脏衣服提到码头上,摊放在石头上,抹一点茶枯,用木杵敲打,顿现长安一片月,万户捣衣声的场景。这也是乡村最温情的画面。

码头边,也是我们的天然游泳场。夏日炎炎,酷热难挡。每天放了学,我们割草放牛,然后牵着牛一起在这戏水。我们从老乌桕树的树杈,或河岸的大石上跳入河中,比跳台跳水生动有趣多了,虽然也偶尔被父母追打。大人还编出水里有水浸鬼和水猴子等怪物恐吓我们。确实,每年都有浸死的孩童,但所有这些,都阻挡不了清凉河水对我们的诱惑。

码头,是一个村庄的符号。过去说离乡背井,就是离开了日日挑水的码头。司背街的码头,记录了司背街居民的漫长岁月,也是在司背街生活过的居民的共同记忆。

上纪七八十年代,由于大肆砍伐森林,常常暴发山洪,沙石渐渐淤积河坝,冲毁了码头。码头便需定期修整。由于农田喷洒六六粉、滴滴涕,河水也不能饮用了,要到铁木社、公社等单位打的竖井挑水了,码头逐渐冷寂下来。

如今,家家装了自来水,在自家院子里,一拧,水就哗哗啦啦流出,不用起早贪黑,就可尽情享受河水的冬暖夏凉。代价是,没有了众人挑水时吱吱呀呀的欢唱,也没有了码头上的偶遇和家长们短的牵扯。自来水管接上洗衣机,开关一拧,轱辘一转,只销晾晒。码头就彻底荒废了。

人们抱怨环境的恶化,抱怨人心的隔膜。其实,是我们自己有意无意关闭了一扇扇交流的窗口,切断了与大地母亲对话的渠道,也失去了淘洗自我内心世界的信心和勇气。

节庆时,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,特意到小时挑水的码头看看。我在码头边坐下来,看江雾慢慢在小河上升腾。月亮挂在蓝天上,周边没一丝云彩,和四十年前见到的一模一样。一扭头,惊喜地发现,水里映出自己清晰的头像。我突然想起,应该找人把码头重新砌好,在旁边建个亭子,为了我们能找到自己的灵魂,就像小时母亲带着我在码头水面招撞影一般。

